

二月四日早上去楼下去信箱,取了报纸之后,发现还有一封信。一看信封上的字迹,再也熟悉不过,是吴祖刚老先生的。按照我国传统的历法计算,老人今年该是一百零五岁了。这封信的内容也不用说,一定又是一首《西江月》的贺词。等到拆开来一看,竟不是词,而是一封短信,如下:

“……记得每逢春节,常以小词奉祝起居。顷又屡试,竟不能成章,始觉老衰已极。事已无奈,惟良朋如遇,时在念中,只得裁笺致意,谨祝新春快乐……”

吴老:不说假话,您这封短笺,比以往的字更让我欢欣,更值得我珍视。因为您不必煞费脑筋地对我说一些应景的好话,反而更见真切,更见您这位长者对后学(在您的面前不敢言老)的关爱。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见过面,平时也不通音讯,可我相信彼此之间至少谁也没有忘记谁。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瞒您说,那两天我心里是在嘀咕,大概吴老又会有《西江月》寄来了?现在收到的却是这封信,说明您老清健如昔,更说明您老的思维心态都清晰正常,应景的文章做得出就做,做不出就不做,因为再美好的词汇、再奇妙的比喻,年年岁岁翻来覆去地引用也失去了新鲜感。吴老,我知道您是竭力想“唯陈言之务去”,确实又很难去,

李伯元与灯谜

江更生

晚清小说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以字行,别署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常州人。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来上海,先后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等小型报纸,故人称其为小报界的鼻祖。同时,他还耽好灯谜,在其主编的《游戏报》上曾辟有谜栏刊载文虎。其所著的《南亭笔记》里,还记录了一些猜谜趣事和讽刺官僚昏庸贪鄙及朝廷腐败的时事灯谜。书中载有纪晓岚猜破乾隆帝所出之谜的轶闻,颇为有趣。一天,乾隆皇帝在亭中赏雨,雨越下越大,亭外沟渠也都是水,坡间的小草渐被雨没。乾隆见状触机戏制一谜;“小了大了,大了小了,(再)大了就没了。”令诸臣猜之,一个个都猜不出。后向太监打听,才知赏雨之事。次日纷纷以“雨中小草”为底应猜,乾隆大笑,说:“错了,错了。”后对纪晓岚说:“你总该知道。”纪忙道:“皇上所说的,谅是‘小儿凶门’。”乾隆称是,凶(音 xūn)门,是婴儿头顶骨尚未合缝的部分,用手摸之,能感到脑血管的跳动。长大了,顶骨慢慢合缝,就没凶门了,故而相扣。足见纪韵的捷智敏感。然而,纪晓岚也曾聪明反被聪明误,竟利用“字谜”为即将抄家的儿女亲家通风报信: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号雅雨),因亏空库资无数,乾隆下旨籍没其家产抵偿所亏。纪闻讯,急呼幼儿伸出手掌,在其掌心写一“少”字,暗隐一“抄”字(“手”有“少”)。命他见卢时莫交一语,但示掌心即可。后卢果将财物连夜转移。事发后,纪晓岚因暗通关节而获罪,发配充军。

李伯元对清季官僚腐败和昏聩深恶痛绝,情不自禁地会撰制灯谜讽刺一番。例如当时山西有位姓乔的御史,名廷栋,进士出身,做官十载,捞了不少钱,致仕后回老家纳福。此人官癖难除,晨起必穿戴官服,升堂高坐,命家中童仆如演戏般地唱喝,依次进告,他再一一发落,每天如此,大过官瘾。伯元以上所述御史的所作所为,制得一谜,让友人猜《西厢记·赖简》三字唱词一句,经揭晓原来是“乔坐衙”。

《南亭笔记》中还录有一条反映晚清官场乱象的灯谜。当年京官中有两个王鹏运,一个在部曹,一个在内阁中书。部曹中的那个喜欢作狹邪游,染上梅毒,烂掉了鼻子。被御史以声名狼藉、面目缺陷等罪弹劾。结果因同名之误,竟不让内阁中书的那个王鹏运提升。有人将这件事作为谜面,制成灯谜,要求猜《孟子·万章》一句,原来谜底为:“有庠(诤暴)之人奚(何)里焉?”后来,那个中书王鹏运只得改名鹏寿。

蛇的外形细而长,游动灵活,躲在树木和草从中的蛇当感受到有威胁目标时会突然发起攻击,它的手段是首尾夹击,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均至。因这种狡猾的攻击手段,中西文化中对蛇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在文章和口语中,我们常将奸险、卑劣的人比喻为“毒蛇”,英语中也将此类人比喻为 snake(蛇),snake in the grass(草丛中的蛇)用来指看不见的危险和暗藏的敌人,美国俚语中还将密谋策划的行为

老寿星

秦绿枝

索性就搁笔了吧。

今年是蛇年。对于蛇这个丑恶而又可怕的东西,想要说它的好话也难。好像在一份报纸上有人说好话也是有的,只有一句,“金蛇狂舞”,姑存之,待议。

我倒忽然想起了两个可以为蛇评功摆好的故事,也是说着玩玩的,读者请勿较真。

一是从《圣经》上看来的,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因为受了蛇的诱惑,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神罚她加重怀胎的苦楚,与亚当同房,生了一胎又一胎……如此说来,蛇倒促成了人类的繁衍。

一是我国传统的爱情故事《白蛇传》。根据我小时候看小人书至今仍未忘却的记忆,许仙(还是许仙的前世?)幼年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条受了伤的行将待毙的小白蛇,便把它放在衣兜里,再放在私塾的书桌抽屉内,每天喂它一点吃食,慢慢地蛇就长大了。有一天老师心生怀疑,拉开抽屉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命令许仙赶快将它放了。这条蛇后来修炼成精,化为美女,嫁与许仙,其实是来报

恩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经过一番争论,报恩因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而被否定。白娘娘所以看上许仙,纯粹是渴望享受人间的爱情生活。现在各种戏曲演《白蛇传》都是照着这条思路来描写白娘娘一开始怎么会出现在杭州西湖的。

再仔细一想,疑问又来了,如果白娘娘不是为了报答恩情,像许仙这样一个平庸普通的药店小伙计,凭什么就值得白娘娘为他一再地出生入死,受苦受难?许仙又是那样意志不坚定,两人爱的基础在哪里?我现在也不是要恢复这个故事的报恩原旨,只是想牵出另外一个问题:人绝对不要“忘恩负义”。再想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忘恩负义”的事例又有多少?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学生红卫兵造老师的反。老师即使对你没有什么恩,也不会有什么仇,怎么斗起老师来竟那么凶狠?在北京还有把老师打死了的,上海也有吧?吴老当年做过中学老师,对这段经历一定历历在目,想起来一定很痛心。

吴老,您现在是难得的超越百岁的老寿星,与北京的周有光先生可以说是南北相互辉映。您对人生的感悟也一定有不同于旁人之处,这方面有诗词作品吗?有的话望能赐寄几首,让我也能从中感悟些什么。

农历癸巳年(蛇年)始于2013年2月10日(春节),结束于2014年1月30日(除夕),全年355天。2013年和2014年的“立春”都在2月4日,“蛇年”中只包含23个节气,从“蛇头”(正月初一)到“蛇尾”(大年除夕)的355天中,没有“立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要从节气的编排说起。由于节气注在农历日期中,许多人便以为节气是“阴历”。其实二十四节气倒是货真价实的“阳历”。节气是视太阳在黄道(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划分的。视太阳以“春分点”(黄经0度)为准,每前进15度为一个节气,24个节气合360度,即为一回归年。世界通用的公历是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2天)为基础编排的,它的日期本身能反映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这样,节气在公历中的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如“立春”(黄经315度)总在2月4日或5日。

我国传统历法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所谓“阴”是指它的历月根据朔望月,平均长度29.5306天;所谓“阳”是指它的历年基本根据回归年,再用设置二十四节气的办法来反映四季变化,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农事的安排。农

历年平年12个月,只有354天或355天,有的年份有24个节气(如丁亥年),有的年份只能安排23个节气(如戊子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所对应的节气“立春”,出现在它前半个月的时间范围内,如果正月初一在“立春”之后,而全年只能安排23个节气,便成为“无立春之年”。农历年遇上闰月有13个月(如己丑年和壬辰年),便有383或384天,可包含25个节气,则会出现“一年两头春”的历法现象。由此可见,无论是“无立春之年”或“一年两头春”,或者“立春在年初或年尾”,都是农历或历法按一定规律人为编排的结果,它与人们的吉凶祸福都是互不相干的。

元宵灯谜

管同钦
三姓家奴
(评弹流派)
昨日谜面:平生无敌手
(五字新歌曲)
谜底:《一辈子朋友》

in danger of her former tooth”(刺伤了蛇身,还没有将它杀死……留下了它的毒牙的危险)的对白。

中国江湖和民间上有卖自制“蛇药酒”的,西方则有 snakebite medicine(药),一般是指家酿的质量较差的威士忌烈酒;我们突然见到蛇,往往会发出恐怖的惊叫,英语中则有用 Great snakes 来表示同样的情感;中国古代就有卖蛇者的表演,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仪式上也有手执活蛇或衔活蛇于口的表演,称为 snake dance。

过年办年货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要买只咸猪头吃吃,此议甫出,立即遭到了全家的反对,我就详细阐述我的观点,说那咸猪头虽然下贱,实在是一款极为难得的民间美味,便绘声绘色忆说数十年前我吃咸猪头的情景,说是三年困难时期过年,我老家母亲曾经自己腌制过一只咸猪头(凭肉票买的),腌得透,压得实,风得干,过年时节放在大砂锅里一炖,香味四溢,出骨后的肉质又红又亮,切了几大碗,肥者不腻、精者不老,连火腿腊肉也莫能与之相比,口嚼一片,满嘴鲜香,使那个十分黯淡的年景变得一片光明。妻子女儿她们横竖不信,讥笑我到了食品这样丰盛的年代,居然还怀有猪头肉情结,真有点“猪头三”哩。

其实像我这一茬年龄的人怀有猪头肉情结的还真不少呢。尤其在我老家苏州,说起猪头肉,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伸出拇指点头叫好,别说寻常的咸猪头,便是全城大小小卤菜店烹煮的熟猪头肉也堪称一绝。那便是如今几近绝迹的苏式五香猪头肉啦。

在苏州,猪头肉还细分为“顺风”(猪耳朵)、“门腔”(猪舌头)、“下颏”(猪面部和下巴)等品种,而苏州人通常把猪头肉称之为“下颏”,一提“下颏”两字,老苏州就意会得是猪头肉了。如今南方有一道名肴叫做“扒猪脸”,好形象的称谓,大概就是“下颏”吧,可见猪头肉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

那时的苏州卤菜店烹饪猪头肉都有一手绝活——取优质货源,处理时不但要把毛、骨头弄干净,淋巴结块等杂物也要去掉,通常出肉率还不到一半。去骨头要坚持传统方法——生的时候就去除,烧的时候

则要放好作料、镬子盖用面粉糊密而不漏气,掌握好火候,须三个钟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生的时候去骨头,这样做的是为了烧好后更入味。这般的,烧出来的猪头肉方能达到香、酥、鲜、嫩的境地。

从前的“下颏”价廉物美,真是与城市平民最贴近的美味啦,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花销个两三角钱就能买上一大纸包,可以盛上一顿,够一家子吃上一顿。我们一大家子要十口人左右,偶尔开个荤,有时就靠“下颏”杀馋,尽管每人只不过吃上一块,那一块总要留到最后一口享受,让嘴巴里的香鲜肥嫩久久回味,不绝如缕。以至于只要连续吃了几天缺少油水的蔬菜,我们兄弟姐妹就会嚷嚷着要吃“下颏”。“妈妈,去大三珍买两角洋细老‘下颏’吃吧。”这时母亲会这么回答:“你们想吃猪头肉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学猪头肉‘三勿精’啊,要把书读好了,要不然就是‘太湖萝卜——白大’啦。”母亲的话里含有两句江南的俗语呢,“猪头肉三勿精”说的是猪头肉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精肉的,看似精

从小爱读儒勒·凡尔纳,被他有趣的科幻故事深深吸引。后来才知很多他描绘的科技发明那时还没问世呢。

近来翻阅《机器岛》,发现作者不但预言了科技的昌明,似还先见了风气的奢靡。四个法国提琴家来到满是大富豪的机器岛上,被那里的高消费吓晕了。一顿普通饭菜,人均消费竟要二百法郎,一套演出服是现金两千多法郎。我当年也曾为这些奢侈的数字咋舌,但半个世纪后已经完全适应了它们。依我现在的眼界,这些数字只是毛毛雨。且不说富国的极品汽车、手表、包袋,就是面对国内的天价烟酒、月饼,乃至十几万一桌的年夜饭,我也能保持淡定。凡尔纳对后人奢华程度的想象力还是不足啊。

他辛辣地嘲讽了奢侈的风尚,但人家富翁好歹也是自掏腰包。假如奢靡背后还站着公款消费和腐败的魅影,事情就更糟糕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又是梅花绽放时节。多年拍摄梅花的体会告诉我:每年春节前后,往往就是上海及周边地区梅花绽放的最佳时间。春节休假期间,抽空去公园绿地或者去上海周边地区赏梅、摄梅,这无疑也属一件雅事。

梅花生命力强盛且枝条变化多端,尤其含有“铁杆生香、枯木逢春”意境的梅树,更是历代文人和书画家格外钟爱的对象。从摄影角度而言,那些枝条虬曲,树干上多有斑驳伤痕的老干枯梅,无疑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素材。上海周边地区曾经多有历史悠久的古梅花树,如今因环境、气候以及房产、旅游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出色出众的古梅树已越来越少了。好在近些年对园林绿地建设比较重视,

红梅闹春

徐和德

只要到一些较为大型的园林中耐心寻找,也不难发现一些枝条形态都值得入画入影的梅花。

《红梅闹春》为去年在上海公园内拍摄的,使用了松下LX2便携式数码卡片机。尽管属小型便携机,但它具有16.9的宽幅构图模式,比较方便构图。一般摄影发烧友使用的数码单反相机,画幅比例大都为3:2,这种接近“黄金分割”的比例,拍摄常规题材比较实用,拍摄梅花的构图就容易显得比较“平”。窃以为,拍摄梅

花采用较长或较宽画幅比较好,其好处在于能适度夸张梅花的枝条形态,体现传统画意效果。

拍摄梅花的难点在于选择合适的枝条,至于花朵的多与少,不必太在意。花朵繁茂,可重点体现其生机活力;花朵稀疏,可着力展示其风采风骨。本画面拍摄时,恰逢花开最盛,因此选择了这个枝条富于变化花朵繁茂且不乏含苞欲放花骨朵的局部,展现“红梅闹春”意境。

如今数码摄影高度普及,建议有兴趣者每年春节期间都可来到曾经拍摄过的地点,从相同角度相同位置拍摄几张梅花照片,若干年后集纳在一起观看,一定会感到很有意思。



肉,却嫩同肥肉,被称之为“三勿精”,引申为做什么事情都不精通、不地道,即没出息;“太湖萝卜——白大”则说的是太湖流域出产的一种又白又大的萝卜,引申为孩子白白长大,没有出息,一事无成。

三年困难时期时,什么都凭票,“下颏”也成稀有食物。卤菜店很解得百姓苦闷,就供应烧制“下颏”和其他卤制品的卤汁,既不要票证,又便宜实惠。去卤菜店排队买卤汁的差事常被我争取得来。我带着洋镬子到附近的大三珍卤菜店去排队,真是美好的享受啊,闻着那一股烹饪“下颏”之类的香雾,看着师傅将“下颏”之类出镬装盘,虽无缘尝得,也解得些许的馋癆,并且想到回家可以尝到卤汁煮萝卜或卤汁烧菜饭,即使吃不到“下颏”,聊胜于无,心里也是多么的向往啊。

凡尔纳的先见

赵全国



七夕会
摄影故事